



羣經平議卷三十一

俞氏匿書第一

德清俞樾

論語二

皆不及門也 先進

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樾謹按門者大夫之私朝也尚書堯典篇闢四門詩

緇衣篇正義引鄭注曰卿士之職使為己出政教于

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

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又周官十

司馬職帥以門名鄭注曰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社

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卿為軍將者是古卿大夫私朝在國門故其適子為謂之門子而左傳有晉政多門之語足見鄭義之有據春秋之季世卿專政其出自庶姓者必先由家臣而後得進為公臣晉與駢衛大夫僕之類是也此云不及門者言不得登大夫之朝也是時以及門為進身之始故夫子云然門且不得及欲進而升諸公更不可得矣下文言政事諸賢多仕于季氏而夫子以為不及門蓋其時猶未仕也鄭注以不

及門為不及仕進之門正得夫子之旨但所說未備故後儒別為之說然經云不及門不云不在門則終以古義為安也

季氏富於周公

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魯其後也

概謹案此周公非周公旦也擬人必以其倫以季氏而擬周公非其倫矣所謂周公乃魯之周公如周公黑肩周公閱是也蓋欲言季氏之富而舉但晉韓魏齊陳氏之屬與之比較則本為同列即富過之不足深罪故必曰富於周公以見季氏以侯國之

而富過於王朝之宰也。泰伯篇如有周公之才之
弘注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以魯烟之世。別有
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然則弘注于此章。不曰
周公旦。明是魯春秋時之周公。正義乃曰。魯其後也。夫
經意且失注意也。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弘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

檄謹案。以聚斂為急賦稅。証賢者矣。爾雅釋詁曰。斂

聚也。是聚斂二字同義。尚書洪範篇。斂時五福。正義

曰。以斂聚五福之道。聚斂猶云斂聚。大學曰。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竊謂冉有為季氏聚斂。乃民聚而

非財聚也。蓋冉子為季氏宰。必為之容民蓄眾。使

季氏私邑。民人親附。日益富庶。禮曰。竹聲濫濫。以立

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筦箏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若冉有者。可謂畜聚之臣矣。故孔子以為可使治賦。

若惟是急賦稅而已。曾是以為治賦乎。孟子曰。求也

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蓋人民日

眾。田野日闢。故計一歲所賦之粟。倍於他日。趙岐注

以為多斂賦。粟非也。冉有之罪。正曰。辟草萊。任土地

者。同科。猶云。吾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嚮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以富桀罪冉子可也。以為多斂賦粟，則非也。古之所謂民賊者，尚不至此，而況冉子乎。

回也其庶乎屢空

集解曰：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一曰

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

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

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

檇謹按：屢字說文所無，古字止作婁。說文女部，婁空

也。從母，中，女，婁，空之意也。婁空二字，即本此。經蓋古

語有如此，而許君猶及知之也。凡物空者，無不明，故

以人言則曰離婁。孟子離婁之，屋自即回明是也。以屋言則曰

麗。麗說文囧部曰：窗牖。麗，麗也。麗明是也。離與麗

皆婁字之雙聲長言之曰離婁。曰麗實即婁空之義

而已。孔子以婁空稱顏子，蓋謂顏子之心無所

之，曰通達無滯。若曰牖，曰明也。終日不違

無所不說，並其證矣。史記伯夷傳曰：屢空糟糠，不厭。是史

公已不達屢空之旨。何氏前一說，蓋以經師舊說雖

故首列之，其後一說，則以籟舊義未安而自為之說。

因籟，籟，因於屢字，未得其解，而意稍近之矣。回之

晏空與賜之億則屢中正相對晏空者觸處洞然故層
則屢中者推測而知也屢中之屢依古字亦止作屢
而義則有異同矣訓數訓每可施於下晏字不可施於上
晏字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集解曰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

樾謹按子貢之賢何至不受教命何氏此解不可通
也不受命而貨殖自是一事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
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
攻粟工攻器賈攻貨高誘注曰三官農工賈也以周

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璽節
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楨以
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
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
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
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此其濫觴歟
蓋不屬於於官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
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第亦復為之陶朱立白圭
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右
開必先在于子貢固不得而辭矣

攝乎大國之間

包曰攝迫也

樾謹按攝當為籥說文竹部籥箛也徐鍇擊傳曰今

俗作籥然則攝之通作籥猶籥之俗作籥也周官司

弓矢曰鄭注曰并夾矢籥也是籥有夾義籥乎大

國之間猶云夾乎大國之間包注未得

鏗爾舍瑟而作

孔曰鏗者投瑟之聲

樾謹按說文取部取堅也讀若鏗鏘又手部擗擗頭

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然則許意以鏗爾之鏗異乎

鏗鏘之鏗鏗鏘以聲音鏗爾不以聲音此本與子路

曰率爾而作相對鏗爾者作之貌非舍瑟之聲說文

文手部擊固也讀若詩赤舄擊擊擊鏗爾之鏗疑即

赤舄擊擊擊之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

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

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

而引申之當是鎮定之貌固容重故以擊擊擊擊之傳

固鏗爾而作言擊擊擊然舍瑟而作也安詳審慎

與子路之率爾而作氣象不同矣因其字作鏗說者

遂以為舍瑟之聲一舍瑟耳何必取其聲而形容之

乎說文引經每不舉全文若鏗爾是舍瑟聲則但云鏗爾舍瑟足矣惟其為作之貌故必連而作二字引之也據玉篇手部引此經作揚爾是顧野王所見論語初不作鏗鏘字何必定以聲音言乎
浴乎沂風乎舞雩

包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樾謹按世傳韓昌黎論語筆解皆不足採惟此經浴

字謂是沿字之誤則似較舊說為安風骨饋圖叙詩

北山篇或出入風議鄭箋云風放也僖四年左傳唯

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尚書棗誓正義引賈逵注曰風

放也風與放一聲之轉風乎舞雩者放乎舞雩也沿

與乎沂放乎舞雩猶孟子曰遵海而南放乎琅邪矣

克己復禮為仁顏淵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正義曰此注克訓為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

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

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

樾謹按孔注是也此當以己復禮三字連文己復禮

者身復禮也謂身歸復於禮也能歸復禮即為仁矣

故曰克己復禮為仁下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矣馬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必如孔注然後文義一貫孔子之意以己與人對不以己與禮對也正義不能申明孔注而漫引劉說以申馬注約身之義而經意遂晦矣昭十二年左傳曰楚靈王不能自克而引仲尼曰古也有志有死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則正訓克為勝左氏晚出先儒致疑凡此之類皆不足據

君子敬而無失

正義曰君子但當敬慎而無過失

樾謹按失當讀為佚周官大宗伯鄭注以防其淫失釋文曰失本亦作佚壯子徐無鬼篇若郵若失釋文

曰失司馬本作佚是失與佚通言君子敬而無敢佚樂也敬而無佚與恭而有禮對文無佚申言敬有禮申言恭也若過失則敬與恭皆不可有不得專屬之敬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孔曰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樾謹按四句一氣相屬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正申明

明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之意蓋虎豹所以有文犬羊所以無因自之異其毛也若以鞞而論則一而已矣文質兩然異乎其

在外者也。至其中之所存，如君臣之主敬，父子之主
恩，不以文而有加，不以質而有損也。故曰：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孔解上二句未得
其義，故并下二句而失之。

主忠信從義

包曰：從義見義則從意而從之。

懺謹案：主忠信謂所主者必忠信之人，如孔子主司

城貞子之比，其說已真。學而篇矣，至包氏以從義為

從意從之，其說迂曲殆非也。從當為從述而篇聞義

不能從，阮氏校勘記曰：高麗本作從，是其證矣。所主

者必忠信所從者必義，是謂崇德。主忠信從皆以交

際言，故下文辨惑亦舉愛惡明之。孔子所
言皆待

樾謹按殺與虐義同故尚書呂刑篇惟作五虐之刑
宣子五年左傳鄭舒為政而殺之潛夫論民姓篇曰作鄭舒為政而虐之並
曰法墨子尚中篇作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圓其證
也勝殘去殺者勝殘去虐也言善人為邦百年則殘
虐之風事可以勝而去之也勝殘去殺實止一義分而
為二轉非經旨

吾黨有直躬者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 釋文曰躬鄭本作弓云直人
名弓

樾謹按鄭說是也躬弓古通用耳若以直躬為直身
而行則印因孔子亦當云吾黨之直躬者下文無躬

字直知躬是人名也直直而名之曰直躬因其
其狂而名之曰狂接輿殆楚語有然歟至廣韻謂直
姓出楚人直躬之後則又不然躬是其人之名直非
其人之姓也

不可以作巫醫

正義曰巫主接神治邪醫主療病

檇謹案楚詞天問篇曰化為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
曰言鮫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
活是巫醫古得通稱此云不可以作巫醫醫亦巫也
廣雅釋詁曰醫巫也

是其證也荀子王制篇曰相陰陽占視兆鑽龜陳卦
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偃巫跛擊之事也蓋古
者卜筮之事亦巫祝掌之禮記緇衣篇南人有言曰
人而無恒不可為卜筮古之遺言與彼言卜筮恒
此言巫醫恒也下文引易恒卦之辭又曰不
占而已矣皆以下筮言與醫不涉正義

求為後於魯憲問

子曰為後立後也

檇謹按為有也求為後於魯者求有後於魯也孟子

作謗人謗者言人之過失也襄十四年左傳固必無固人

謗正義曰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

諫之類也然則方人謗人其義不殊孔以比方釋之

未得其旨

何為是栖栖者與

正義曰栖栖猶皇皇也

樾謹按栖即棲字詩六月篇六月棲棲毛傳曰棲棲

簡閱貌下云戎車既飭即承六月棲棲而言是棲棲

有整飭之意字亦通作姜有客篇有姜有且傳曰姜

且敬慎貌箋云其來威儀姜姜且且蓋棲姜困從

聲妻之言齊也故棲棲並與濟濟同文王篇濟濟

多士傳曰齊濟多威儀也固微生畝見孔子威儀

固疑其以此求說於人故曰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

為佞乎晏子春秋外篇載晏子之言曰今孔丘盛聲

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

節以觀眾固即微生畝之意固固固固固固固固

之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固謂固陋也固固固固固

固是可得栖栖之義矣班固答賓戲曰是以聖哲之

治棲棲皇皇孔席不暝墨屏不黔則漢儒已不達栖

栖之義邢氏承其說而曰栖栖猶皇皇也於是此章

治棲棲皇皇孔席不暝墨屏不黔則漢儒已不達栖

之義全失矣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集解曰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

樾謹按荷蕢者之意以為人既莫已知則但當為己

不必更為人故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何氏增出

信字轉非其旨

果哉末之難矣

集解曰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為果末無也無難

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令不果往高誘注果哉也果

哉末之難矣猶曰誠哉無難矣蓋如荷蕢者之言隨

世以行己知尊則因為視孔子所為難易相去

何啻天壤故孔子聞其言而歎之一若深喜其易者

而甘為其難之意自在言外聖人之辭意微婉初非

與之反唇也何解失之

闕黨童子將命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

樾謹按此童子自為其黨之人將命非為孔子將命

亦非孔子使之將命也正義曰此章戒人當行少長

之禮也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

之語出入時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孔子答或人言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邢氏此疏深得此章之旨蓋孔子見此童子違謙越禮深以為非然則闕黨之人使童子將命亦大非孔子之意也據荀子儒效篇孔子居於闕黨

童子將命孔子曰吾知其為童子也

黨之地孔子嘗居之其時適有童子將命一事故或

人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論語特記其言使人知

長少之禮不可越也後人誤會馬注以為孔子實使

之於此章之義我全失矣

君子固窮 衛靈公

榘謹按禮記哀公問篇固民是盡鄭注曰固猶故也是固

故聲近通君子固窮猶君子故窮言惟為君子故

窮困也明君子不妄干求宜至窮困自問意相對文選劉越石扶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色曰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榘謹案參字不可通如色氏注則不詞甚矣參當

公玉篇曰尚書以為參字蓋西伯伐紂篇乃罪多

參在上古字作參顧野王所見本尚有作參者疑其

夫子故有窮即本

以品為參故云然實則作品者是也說文品部品案
坡土為牆壁象形尚書參在上論語參於前並當作品
品之言案也乃罪多品在上言紂之罪積案在上也
立則見其品於前亦言見其積案於前
且品本象形字立則見其品於前正聖人立言
之精今作參則古字也而古韻亦晦矣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檇謹按漢石經作則何因因懷也後漢書周黃徐姜
申屠傳序亦曰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也是古本如此當從之卷之義為收儀禮公食大夫

禮有司卷三牲之俎鄭注曰卷猶收也懷之義為歸
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並曰懷
歸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歸也蓋美其相
道則出因仕無道則卷收而歸也今誤作因則卷而
懷之居何物乎

志士仁人

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

樹謹案志士即知士也禮記緇衣篇為上可望而知
也為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楚詞天問篇
師望在隸昌何志王注曰言太公在市隸而屠文王

馬注引作五日興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
歸穀梁作獻武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獨斷曰維清奏
象武之所歌也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
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
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尚
論古樂韶之後即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
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代時先後為
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
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
虞則非止舜樂明矣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正義曰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

槪謹案不與立於朝廷而但曰不與立文不國立

當讀為位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曰立讀

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位即位為公即位然

則不與立即不與位言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

位也上句竊位作位字下句不與位作立字猶孟子

公孫丑篇有仕於出而子悅之作仕字夫士也亦無

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作士字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槪謹按此章言謚法也周書謚法篇曰大行受大

行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春秋時列國大

夫多得美謚細行而受大名名不稱矣故孔子言此

明當依周公謚法不得溢美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

不察也

槪謹按阿黨比周解眾好必察之意特立不羣解眾

惡必察之意疑王肅所據本眾好句在眾惡句前潛

夫論潛歎篇引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

蓋漢時舊本如此今傳寫誤倒耳
風俗通義正失篇引孔子曰眾善易必察之眾惡易

必察之雖文字小異而亦善在惡前可據以訂正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樾謹按後漢書班固傳論引此文作而不能守之視

今本為長知及之而不能守之謂無仁以守之也今

作仁不能守夫既仁矣又何不能守之有此蓋後人

據下文改易而不知其非也且如下文不莊以涖之

若改易其文曰莊不能涖之豈可通乎當依范氏所據引

以正其誤國與無曰國下文言仁能守之則此文不

能守之由於不仁其故自見正國古文互見之妙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樾謹按說文苟部苟自急勅也敬字國從苟為意故

國與苟通敬其事者急其事也正與後其事相對

猶禮記儒行篇曰先勞而後祿矣

無乃爾是過與季氏

樾謹按是當為寔爾雅釋詁寔是也桓六年公羊傳

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是與寔古蓋通用無乃

爾是過與猶曰無乃爾寔過與襄十四年左傳曰吾

令實過國語晉語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竝與此經

同義詩韓奕篇鄭箋曰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越謹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財宜乎
均不均則不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
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人宜乎安不安則不如無人矣
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下文云均無貧此承上句言
又云和無寡安無傾此承下句言觀田均無貧之
語可知此文之誤易矣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
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

馬能擊而不食陽貨

集解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
繫滯一處

檝謹案州不之類孰是能食者何獨匏瓜為不食之
物而以取喻耶食當訓為用易井初六井泥不食李

鼎祚集解引虞注食用也又國策衛策食高麗也老
子而貴食母高誘河上公注並曰食用也是食之訓

用乃義與古類也國語魯語曰夫苦匏不材於人然則匏
瓜乃無用於人之物故孔子言吾非匏瓜安能繫於
一處而不為世用乎文選登樓賦懼匏瓜之徒懸兮

畏井渫之莫食按李氏集解引荀爽曰三者得正故

曰井渫不得據陰喻不得用故曰不食是固卦爻辭
言不食者其義並為不用古說如此非獨虞翻說也
王仲宣以匏瓜與井渫不食兩事合用是固以周易之
不食解論語之不食矣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正義曰牆面面向牆也

樹謹案牆面二字連文甚為不詞廣韻云正正當也

然則正牆猶言當牆也當牆而立者若背而立則

猶有可見惟面而立斯一無見矣故必著面字於

方足面字連而立讀不連牆讀也東晉古文尚書周

官篇曰不學牆面蓋已誤讀此經矣

鄉原德之賊也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

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

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樾謹按周注迂曲必非經旨何晏讀鄉為面則與孟

子一鄉皆稱原人之說不合矣原當讀為原說文人

部原黠也鄉原者一鄉中原黠之人也孟子說鄉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汙俗合乎污世居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則其人之巧黠可知孔子恐

其亂德蓋即巧言亂德之意朱注謂原與愿同雖視

舊勝
固說為畏然愿自是美名孔子曰侗而不愿吾不知之矣則愿固孔子所取也一鄉田皆以為愿人當問其果愿與否安得遠絕之為德之賊且孟子所稱鄉原之行亦非謹愿者所能為也然則讀原為愿抑猶未得其字矣

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窒塞也 正義曰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

道

越謹按窒當讀為孫至說文至部孫至忿戾也從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孫今尚書多方

篇作憊憊與窒古同字周易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慾釋文曰窒劉本作憤一切音經音義卷九曰窒古文憤同然則論語之窒猶尚書之憤竝為孫至之段字

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孫今尚書多方篇伯憤一切經音誼曰窒古文憤同易損象傳曰君子以懲忿窒慾釋文曰窒劉本作憤然則論語之窒猶尚書之憤竝孫至之段借字也果敢而孫至者言果敢

而忿戾也馬訓為窒塞正義因以窒塞人之善道足成其誼胥失之矣

年四十而見惡焉

越謹案此章之旨自來失之。子罕篇曰四十五而無聞焉。蓋泛論它人不能為一概之詞。故曰四十五言或四十或五十亦屬詞之常也。此文云年四十則為據實之言。非泛論矣。竊謂此章乃夫子自嘆也。說文言部。誣相毀也。古每段惡為之。漢書樊噲傳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注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張禹傳數毀惡之。注曰惡謂言其過惡。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季善注曰惡謂讒短也。竝是段惡為誣。據史記孔子世家。子年三十五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

類自 谿之田晏嬰不可孔子斯言殆因此而發是時孔子固不可考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則尼谿之沮之年或適值四十矣其終也已猶云吾已矣夫終與已其義同也蓋孔子先是在魯不過為委吏為乘田未得一行其道及是景公欲用之是亦行道之兆也乃為晏嬰所讒毀而止道之不行於此徵之矣故發此嘆耳論語編次自有意誼季氏篇正義曰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礼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陽貨篇正義曰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故以相次也然則陽貨一篇終以孔子此言正見羣小專恣聖道不行非無意

此嘆耳論語編次自有意誼季氏篇正義曰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礼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陽貨篇正義曰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故以相次也然則陽貨一篇終以孔子此言正見羣小專恣聖道不行非無意

其下也微子○篇所記曰日及月好及歲野隱淪之日也

也微子○篇所記曰日及月好及歲野隱淪之日也

而微子篇曰日事亦由此語發其端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微子

正義曰非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與

越謹案兩與字並語詞猶云吾非斯人之徒邪而誰

邪其語意自有與斯人相親之意然讀兩與字為相

與之與則於文義未得矣釋文曰徒與誰與並如字

又並音餘當以音餘為長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越謹案分當讀為薰聲近而誤也禮記王制篇百畝

之分鄭注曰分或為薰孟子萬章篇也作百畝之薰是

其證也兩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爾雅釋

止曰夷上洒下不濟郭注曰不發聲釋魚曰龜左倪

不類右倪不若邪疏曰不發聲也古人多以不為發

聲之詞詩車攻篇曰徒御不警大庖不盈毛傳曰不

警警言也不盈盈也桑扈篇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

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多多也此類不可

勝數又人蓋自言推四體是勤五穀是薰而已正知

知爾所謂夫子若謂以不勤不分責子路則不情矣

此二句乃韵語或文人引古語與

虞仲

樾謹按虞仲不詳何人舊說以為仲雍非也仲雍在伯夷叔齊前百餘年豈當反列其後且仲雍既君吳矣子孫世有吳國豈得目之為民竊疑虞仲乃春秋時虞公之弟目桓十年左傳虞叔有玉杜注目虞公之弟虞叔亦其類耳當時國君之弟每以伯仲繫國稱之若目桓十七年蔡季莊二年後殆亦讓國之賢公子乎書傳無徵宜從益闕顧氏炎武欲改仲虞仲為吳仲恐反失之矣

君子不施其親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樾謹按陸氏釋文本施字作弛然弛施古字通用非

有異義也孔訓施為易即用爾雅釋詁弛易也之訓

目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戒曰使不易其親

也有國家者往往任用外戚疎遠宗支豈非所謂以

他人之親易己之親者乎不施易自不弛廢不弛易

之意深不弛廢之意轉淺矣其字或可從釋文作弛

其義仍當從孔注作易古說未可非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子張

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 正義曰肆謂官府造
作之處也

樾謹按肆者市中陳物之處故周官有肆長以肆為
官府造作之處於古未聞正義說非也周易說卦傳
巽為工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為近利市三倍故為
工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即市肆之肆市中百
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
之故能成其事以譬君子學於古訓則事之是非理
之得失無不知之故能成其道也邢氏誤解肆字不
特臆說無徵且於喻意不見矣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

樾謹按經文兩孰字明分二事包注并為一談非也

先傳對後傳者而言性與天道未至其時不得聞而
洒掃應對之事童而習之是先傳者也後倦對先倦
者而言既冠成人而後弟子之職不復躬親矣而嚮
道而行忘身之老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己是後倦
者也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猶曰有小道焉有大道焉
故繼之曰譬之草木區以別矣包氏所解未得經旨
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樾謹按孔子論仁多以其易者言之故曰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可以為難

仁則吾不知也然則仁之不在乎難明矣子貢稱博

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其難也孔子告之以欲立而立

人己欲達而達人何其易也孔子嘗謂師也過惟過

故為難能惟難能故未仁子游此論極合孔子論仁

之旨包以容儀難及謂之難而後以未仁譏之也

其生也榮

子曰故能生則榮顯

樾謹按國語晉語曰非以翟為榮韋注曰榮樂也是

古謂樂為榮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言其生也民皆樂

之其死也民皆哀之也榮與哀相對非榮顯之謂苟

天之麻數在爾躬子解散篇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語意與此相近

集解曰麻數謂列次也

樾謹按說文無從日麻聲之字蓋即歷之異文

禮記月令篇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

田之數鄭注曰歷猶次也與此云天之麻數其義正

同彼所歷者卿大夫至于庶民之數此所歷者帝王之

數雖所歷有大小之不同而其為歷次一也

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

樾謹按古本論語疑無履字尚書湯誥篇正義曰鄭

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

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又詩閟宮篇正義曰

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以論語說舜

受終于文祖宜總祭五帝是鄭康成以此節連上文

連由因舜亦以命禹讀之謂是舜命禹之事若使有

履字則明著湯名鄭何得曰為舜國語周語王子

晉說伯禹自事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韋昭注曰祚祿

也論語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然則章所見尚

無履字正文不然方說禹事何取以湯事為證也近

世學者多疑論語孔注是魏晉閒人偽作即此一字

誠有可疑蓋因墨子引湯誓與此文相似而悟鄭說

之非乃因於經文依墨子增入履字以實其說其後偽

古文尚書遂竊此文入湯誥篇矣作偽者轉相師承

遂得縣之日月而不刊亦非易事也

尊五美

正義曰當尊崇五者美事

樾謹按五種美事不得以尊崇為言尊當讀為遵方

言遵行也。遵五美言當遵行五美，非尊崇之謂。後漢書祭遵傳：遵美四屏惡。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逆四。皆用論語文，而字正作遵。知漢人舊讀固然矣。

出納之吝

樾謹按此自^言出之吝耳。納則何吝之有？因出納為人之恆言，故言出而并及納。古人之辭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失而并言得也。國^游俠傳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國^言急而并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

謂之有司

